

杜月笙全传

“帮会大亨”的兴衰起落 “上海皇帝”的传奇人生

任中原
编著

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最富传奇性的人物

出入黑白两道，游刃于商界、军界和政界
一生叱咤风云，闯得猛、玩得火、斗得凶

中国华侨出版社

杜月笙

全传

任中原 编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杜月笙全传 / 任中原编著. —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113-3886-0

I. ①杜… II. ①任… III. ①杜月笙 (1888~1951) — 传记 IV. ①K8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88245 号

杜月笙全传

编 著: 任中原

出 版 人: 方 鸣

责任编辑: 吴英琦

封面设计: 李艾红

文字编辑: 黎 娜

美术编辑: 杨玉萍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32 字数: 520 千字

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3886-0

定 价: 29.8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三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58815875 传 真: (010) 58815857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旧中国的上海，十里洋场，风云变幻，灯红酒绿中酝酿着柔情，也潜藏着杀机。这里不仅是外国冒险家的乐园，也是黑社会存在的沃土。旧上海不仅有外国势力控制下的租界，更有黑社会严密控制下的方方面面，在上海滩如果不与黑社会打交道，任何人都无法立足，杜月笙就是当时上海黑社会的领袖。

杜月笙是 20 世纪上半叶上海滩上最富有传奇性的一个人物。生意场上，他机灵诡诈，善敛财，会散财。社交场上，他善于处理与各派军阀之间的关系，善解人意、附庸风雅，笼络社会上各种人物，从政治要人、文人墨客到帮会骨干，无所不有。他从小瘪三混进十里洋场，成为上海最大的黑帮帮主；他文质彬彬，却心狠手辣，杀人如麻；他为虎作伥，却又有着鲜明的爱国心；他狡猾、奸诈，却又很讲义气；他出身贫民窟，却成为涉足娱乐、文化、教育、金融、新闻各业的财富大亨；他出入于黑白两道，游刃于商界、政界……

杜月笙所塑造的黑帮神话，早已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其人其事也因历史的重重迷雾越发充满传奇。在那样一个时代，如果没有勇敢和智谋，是无法立足于十里洋场的；如果没有权力和支持，瘪三是永远成不了黑帮大亨的……杜月笙由一个水果店的小伙计而成为上海皇帝，成为旧中国黑社会首屈一指的老大，靠的不只是那股傲视群雄、蛮横霸道的“狠劲儿”，更重要的是机灵诡诈、善于结交的纵横捭阖之才，而其骨子里的江湖义气，更是让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杜月笙自幼父母双亡，被迫离开家乡到上海求生存。他先在水果店当小伙计，后为出人头地加入青帮。不久，他进黄公馆做青帮大亨黄金荣的手下。在黄公馆，杜月笙有目的地表现自己，参与拼杀和争斗，获得黄金荣的赏识和



重用，从而踏上了不一样的人生。在这条人生道路上，杜月笙通过贩卖鸦片、开设赌场等手段大肆敛财，然后又用这些钱财笼络社会各种人物，结交他们为己所用。同时，他又涉足金融、航运、工业、报业、教育等众多领域，终使自己成为上海滩声名显赫的青帮大亨。

在发迹、晋身过程中，杜月笙如此如鱼得水，除了他过人的投机钻营本领与玩弄权术的狡诈外，真正依赖的法宝、王牌，就是“取之于土（烟土），用之如土（粪土）”。杜月笙长袖善舞，上下通吃。对前清遗老、军阀政客、党国高层、社会名流，乃至金融工商巨子，无不执礼甚恭，倾力结交，或结拜为把兄弟，或收为门生弟子，给予经济支援，或月奉规银，养为食客。而蒋氏集团高层如孔祥熙、宋子文、戴笠等，无不为杜氏豪门密友……他不仅在法、英租界及上海地方军阀中左右逢源；还巴结上黎元洪，蒋介石也说“我都不敢惹他”！他上及政权极巅，下与三教九流打得火热，力贯中西，路路通达！有这样一张足以操纵政界、工商金融界的关系网，有法租界做靠山，有帮会黑势力垫底，杜月笙在上海滩可谓纵横捭阖、无往不胜。

本书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描述杜月笙从水果商贩成为“上海皇帝”的传记，以杜月笙的生平为主线，以珍贵的档案、史料为基础，客观真实地讲述了杜月笙曲折跌宕、惊世骇俗的一生，揭示了旧中国帮会势力与各派政治力量及其内部各系之间既联盟又彼此倾轧的黑幕，并从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切入，由杜月笙的崛起、发展到衰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曲折、变化中的民国历史。



第一章 少年多磨难

悲苦的童年	1
高桥镇上的“小瘪三”	6
十六铺的小学徒	10
潦倒混日的“莱阳梨”	12
青岛闯世界	15

第二章 投入青帮的怀抱

找到了“组织”	19
投入“组织”的怀抱	21
污泥中的小泥鳅	25

第三章 传奇的开始

叩开黄公馆的大门	28
黄公馆真正的主子	31
得到桂生姐的赏识	35
公兴记赌台吃“俸禄”	38

第四章 赌场初露峥嵘

用心机换取信任	42
赌场初露峥嵘	46
巧妙化解大风波	50
第一次婚姻	53



第五章 罪恶之花，奠基之业

帮会与鸦片走私	56
“大八股党”	58
寻找一个内应	61
跑狗场的一笔小投资	66
后来居上的“小八股党”	69
“万国禁烟会”与公共租界禁烟	74
趁机摆平沈杏山	76
成立三鑫公司	83
借张啸林之手扫除路霸	88

第六章 三大亨重排座次

名伶露兰春	91
卢公子喝倒彩	94
黄金荣遭绑架	98
分头营救黄金荣	101
张啸林拜会卢永祥	105
杜月笙孤身闯虎穴	109
林桂生大砸醋坛子	112
黄金荣的一招昏棋	115
薛二少爷	118
差点儿栽在露兰春手里	122

第七章 没有摆不平的事

有事找杜先生	125
顺利解决劳资纠纷	127
杨多良的珠宝古玩	129
和洋人打官司	132
五卅惨案	135

第八章 长袖善舞，八面玲珑

结交章太炎、杨度	138
徐树铮也不要得罪	141



“天下头号戏迷”	143
“名伶保护伞”	145
煞费苦心支持孟小冬	147
为得美人宁愿低头	151

第九章 革命浪潮中摇摆

北伐，北伐	154
跟着形势走	157
蒋介石亲自来访	161
筹组“中华共进会”	163

第十章 鱼跃龙门，成为国民党新贵

杀害汪寿华	166
血雨腥风“四·一二”	168
因“功”授勋	172
蒋介石单独召见	174
宁汉合流，蒋介石下野	177

第十一章 精心营造豪门关系网

攀上“国舅爷”	180
结交“财神爷”孔祥熙	183
拉拢吴铁城	186
交好吴开先	188
收服蔡劲军	190

第十二章 攀附、勾结外国权贵

吴同根血案	192
总领事夫妇安然无恙	195
租界华董	198
邮政大罢工中露一手	201
上演一出辞职戏	203
贩卖人口，大捞昧心钱	205



第十三章 贩毒销毒，财源滚滚

江苏禁烟局	208
筹建吗啡加工厂	209
来自蓝衣社的竞争	211
调查团到了上海	213
一场滑稽的闹剧	214
与戴笠惺惺相惜	216

第十四章 进军实业界

中汇银行开业	219
救人实为救己	222
七星公司风波	225
强买华丰	228
上海面粉交易所所长	231
谋求大达航运	234
一举击败大通公司	237
竟敢太岁头上动土	239
无赖闹堂	242
拆散虞、王联盟，组建商会	244

第十五章 沽名钓誉，衣锦还乡

181号赌窟	249
黄金荣晚年归隐	251
顺水推舟达到目的	254
黄、杜明争暗斗	257
杜祠落成，一生高潮	260

第十六章 乱世中的大“英雄”

“九·一八”事变	262
积极抵制日货	265
抗日救国会展开战斗	268
抗日要低调	271
解散抗日救国会	273



“一·二八”恐怖之夜	276
十九路军的后勤部	280

第十七章 硝烟中崛起的黑帮政客

甘为张学良居停主	283
帮助史量才解决报业纠纷	288
史量才被杀	291
成为社会“领袖”	295
没有官衔的“外交官”	298
外交场上再出风头	302

第十八章 恒社势力日益增长

恒社应运而生	305
招徒敛财	308
沪上第一府	311
杜月笙忧心忡忡	313

第十九章 淞沪会战，积极劳军

时刻关注政局变化	316
重建抗敌后援会	320
热衷于募捐	322
淞沪会战爆发	324
慰问张治中	326
结交张发奎	329
不情愿的支援	332

第二十章 组建军队，为党国效力

与戴笠携手作战	335
苏浙别动队	337
青浦特种技术训练班	340
英勇战斗	342
日本人抛出橄榄枝	345
罗网中脱逃	347



第二十一章 避难香港，重打天下

“中国的杜月笙”	351
香港的“杜公馆”	354
为吴开先保驾护航	358
救济老友，却打开了财路	361

第二十二章 遥控上海地下工作

成立“统一委员会”	366
策反高宗武	369
陶希圣一家虎口脱险	373
“日汪密约”公布	376
万墨林被抓	380
中储券血案	384

第二十三章 杜月笙到哪都转得开

香港沦陷，艰难救人	389
帮会联合	391
二次营救	393
乐极生悲	396
投机黑市	401
通济公司挂牌营业	403
虎口里拔牙	406
河沟里翻船	409
吴开先被捕，蒋伯诚被禁	412
秘密交易	415

第二十四章 负重任向淳安进发

饱暖思淫欲	420
前线吃紧，后方紧吃	423
倒卖黄金储备券	426
蒋介石密召杜月笙	428
离开重庆	430
西庙的谋划和憧憬	434



第二十五章 江山已改，雄风不再

胜利好还乡	437
忘恩负义的弟子	440
商议对策	443
争夺地盘	446
戴笠怒了	449

第二十六章 试图东山再起

重整恒社	452
创立“新建会”	455
成为“纺织盟主”	457
苏北赈灾	461
两广水灾募捐	464

第二十七章 日暮途穷

别了，上海	467
香港发挥“余热”	470
顾虑重重	474
放弃回归上海的念头	476
接二连三打击	479
中汇银行易主	481

第二十八章 病逝香江

最后一次创业	485
最后一次婚礼	488
自知死期将近	490
曲终人寂灭	493



第一章 少年多磨难

悲苦的童年

杜月笙的家乡高桥镇旧名天灯下，又称天灯头。高桥镇距离上海只有三十六里，但与熙熙攘攘的上海有天壤之别，镇上的好多人从没有去过上海。

高桥镇有两三千户人家，大多是农民、小商人、泥水土木匠。其中有两个泥水木匠师傅，一个姓谢，一个姓周，还算得上殷实富户。而所谓殷实，也只不过是家境小康，衣食无忧。

一条名叫界滨的潺潺溪流把高桥镇分为南北两区，滨北属宝山县境，滨南系上海县管辖。杜月笙的故居杜家花园就在滨南，籍隶上海。

说是杜家花园，其实是美化了它，它不过是一栋冬凉夏暖、四面通风、采光良好的平房，中间一个客堂，东西各有两小间卧室。杜文清两兄弟一家一半，同屋各炊。

1888年的阴历七月十五，中元节，也就是传说中的鬼节。晚上，一轮又大又圆的明月高悬在天空，静静地照射着杜家花园。

杜家花园的破平房里一片忙乱，女人长时间声嘶力竭的喊叫和呻吟后，接生婆把啼哭不止的婴儿递到疲惫不堪的女人怀里，“恭喜恭喜，文清媳妇，是个男伢哎。”接生婆喜滋滋地说。

杜文清的媳妇朱氏看看怀中的婴孩，虚弱地笑笑，无力地对接生婆说：“阿婆，麻烦你托人告诉他爹一声，再让他给孩子取个名吧。”



杜文清当时正在二十多里外的杨树浦做小生意。他原来在高桥镇的一家茶馆当“堂倌”，后来到了浦西，在杨树浦的码头当上了一名“杆子手”，给海关衙门做杂事。

稍微有了点积蓄后，杜文清和人合伙开了一家米店，做起了老板。米店统共两开间的铺面，前客堂算是屯米的仓房，临街的店面搭起几块铺板算是柜台，后客堂一室半明半暗的半间是老板的寝室。

上海通商后，外国人接踵而来，在外商倾轧下，上海小商人终日战战兢兢、苟延残喘，时时都有破产倒闭的可能。杜文清的米店规模极小，他缺乏资本，又不善经营，经常是有一点风吹草动就处于险象环生中，有时甚至都无法接济家用，只能靠朱氏在老家帮人洗衣服糊口。

年纪轻轻的夫妻俩已经尝到了很多生活的不易，因此杜文清知道孩子出生后，并没有多少初为人父的喜悦，只是觉得肩头的担子更重了。

“中元节晚上生的，那就叫月生吧。”杜文清对报信的说。

杜文清不会想到，多少年后，这个名字被学者章太炎改为“月笙”，而叫杜月笙的那个人，威震了整个上海滩。

他怎么会有那么高的奢望呢？他只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好好活下去，有口饱饭，长大了娶个手脚勤快、吃苦耐劳的媳妇。然而，杜文清很快发现，这个看似不高的理想实现起来却是那么艰难。

1889年春夏之交，上海一带阴雨连绵，一连下了整整45天的雨。仓储的棉花、稻米大量的发霉腐烂。上海四乡也流行起瘟疫。瘟疫又逢灾年，病亡者、饿死者满目皆是。贫苦人家无不处于饥饿的威胁之中。

在高桥的杜月笙母子也一样无以为食，衰弱饥饿的母亲无奈抱着襁褓中的孩子，步行二十余里，满怀希望到杨树浦投奔丈夫。

杨树浦已初见繁华，鳞次栉比的店铺，好几个工厂烟囱林立，宽敞的马路、急驶的黄包车上坐着衣冠楚楚的绅士或满身飘香的女人。可是这繁华离他们那么遥远。

杜文清的店里情形很坏，他的小米店本就是本小利微，天灾之下，米价一日数涨，米卖出去，根本就无力进货。妻儿的到来，带给他的不是团聚的喜悦，而是生活的忧虑。而朱氏也很快就发现，她这个米店老板娘竟然也会为无米发愁。

怎么办呢？总得活下去。当时的杨树浦已经开了几个纱厂，朱氏听说申星纱厂要招女工，就和丈夫商量要去工厂做工，来缓一缓困境。



杜文清一开始坚决不同意，因为朱氏常年营养不良，身体虚弱。孩子也才一岁多点，正需要母亲照顾，而且当时的朱氏又怀有了身孕，行动不便。除此外，杜文清还觉得身为男人，还要挺着大肚子的妻子辛辛苦苦去做工，这实在是他内心无法忍受的事。

然而吃饭比脸面更重要。小小的米店颠簸在风雨飘摇之中，随时都有倒闭的危险，生存还是死亡？成了一个严峻的问题。

杜文清无奈答应了妻子的要求，但这很快成为一个让他悔恨不已的决定。

当时的纱厂，工作条件极其恶劣，厂内潮湿憋闷，犹如蒸笼，女工每天要站着辛苦工作十几个小时，连健康女人都叫苦不迭，何况一个虚弱的孕妇？但为了支撑家，朱氏以惊人的意志坚持了下来，没有多长时间，她已经是骨瘦如柴了。

夫妻俩好不容易撑到第二年夏天，上海又流行起霍乱。杜文清的店堂里三天两头点着艾蒿烟熏，霍乱的魔掌总算没有伸到杜家人头上。然而，一个更大的灾难却来了。

朱氏十月怀胎再次生产，一个女婴呱呱落地。由于极度衰弱，加上失血过多，朱氏没有来得及交代一句话，就撒手人寰，奔另一个世界而去。

杜文清号啕大哭，痛不欲生。他倾其所有，买了一口薄皮白木棺材，一手抱着一个孩子，雇人把朱氏的灵柩抬回高桥。因无钱烧葬亡妻，只得将灵柩浮在杜家花园不远的田埂上，取来些稻草捆在棺木周围以“遮挡”日晒雨淋。

乱世中，一个贫困的单身男子带着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活着真是比死去更痛苦。然而，为了失去母亲的一对小儿女，还得咬牙活下去。

杜文清一面要为生计奔波，一面要哺育两个幼小的孩子。刚刚出生的女儿，没有奶，他只能喂一些米糊，孩子经常饿得大哭。他常常觉得筋疲力尽，很难再坚持下去。

这时有朋友告诉他，有一个姓黄的宁波商人想要一个女孩，朋友劝杜文清把孩子送出去。送出去，才是给孩子一条活路吧？杜文清忍痛把女儿送给了宁波商人。

好多年后，杜月笙历经沧桑，成为呼风唤雨的大亨、威震上海的沪上闻人。他一再公开宣称，希望能够找到失散的妹妹，他所知道的唯一线索——他妹妹当年是被一位黄姓的宁波商人抱走的。从此以后，经常有人报告假消息，甚至有人冒充。上海人常说：上海滩没有杜先生办不到的事，然而一直到杜月笙在香港病逝，都没能了却这个心愿。



妹妹被送走，当时的杜月笙并不解期间悲痛，他只是觉得很孤单。父亲每日匆匆忙忙，根本没时间陪他，甚至衣食起居也常常乏于照顾。

这时，一位年轻女性悄然走近了杜家父子的生活，杜月笙只记得她姓张。

张氏对自幼失去母亲的杜月笙视若己出，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呵护，她给与的温暖，就如黑暗中的光亮、寒冷中的阳光照进了他小小的心灵。偎依在张氏身旁的时光，是杜月笙最为幸福快乐的童年记忆。

生活虽然依旧贫困，可有父母亲的百般疼爱，渐晓人事的杜月笙满心欢喜，以为生活可以这样永远圆满下去。

然而上天对他的考验还远远没有结束，或者说刚刚拉开序幕。

1892年，杜月笙5岁，上海大旱，一连数月，烈日高照，滴雨未下，田地都裂开了缝儿。颗粒无收的农民纷纷逃荒乞食，江南一些小镇竟然出现饥民抢米风潮。

杜文清整日为米源东奔西走，忙得焦头烂额，终因操劳过度，一病不起。阴历十二月初九，天降大雪，天气奇冷，杜文清终于撑不过去，抛下弱妻幼子，告别了这个让他举步维艰的世界。

小小的杜月笙眼睁睁看着亲人一个个离开自己，却无能为力，除了难过之外还有无比的惶恐。

死者终是解脱了，生者还要艰难的活下去。张氏看着身边幼小无助的月笙，心里满是凄惶迷茫，一个孤身女人，在这困世当中自己讨生活尚且不易，又该怎样才能带大一个小孩子呢？

可是看看孩子稚嫩的脸，依恋的眼神，心里又有百般的心疼和不舍。

坚强善良的张氏带着月笙回到杨树浦，继续惨淡经营小小的米店。她节衣缩食，送月笙去上私塾，她相信月笙的聪明，她更渴望能改变这种为衣食奔波发愁的生活。

可是穷苦人再卑微的愿望，在残酷的命运面前也往往显得过于宏大。1893年3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最终砸碎了张氏的所有梦想。

这场冰雹，几十年未遇，大者如拳，小者如豆，把上海四周的禾苗全都砸得稀烂。风雨飘摇中艰难存活了几年的杜家米店再也支撑不下去了，张氏被迫关门歇业，带着7岁的杜月笙回到了高桥。

高桥能给他们的也不过是一个勉强能遮风避雨的栖身之处，杜家没有土地，想活命只能自己想法子。张氏在杜家荒芜的花园里种些菜，四处给人洗脏衣服，辛苦赚得几文钱，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即使这样，好强的张氏也从来不向任何人乞怜，她甚至仍坚持从牙缝里每月挤出五角钱来送月笙读书。她常常指着田埂上杜月笙父母已经腐烂不堪的棺材告诫杜月笙：咱家穷，连你爹娘都葬不起，让人耻笑，你好好念书，长大有出息，过好日子。

父母无法入土为安，始终是杜月笙心中的伤痛和屈辱，发达后，杜月笙找来风水先生，想给父母找一块风水宝地，入土安葬。但是风水先生却告诉他，这就是宝地，只能浮葬，否则的话就会破坏风水。杜月笙有些不信，又找来几个风水先生，却都异口同声这么说。后来杜月笙在家乡大造祠堂，无比风光招摇，也依然没有把父母的灵柩下葬。

一个穷乡下孩子能够读书，实在是件奢侈的事。月笙觉得很骄傲，每天都昂着头高高兴兴奔向学堂。但是，高桥不过是个小地方，镇上也没什么富户，哪里有那么脏衣服可洗，在第五个月需要交费的时候，母亲已是囊中空空，再筹不出一分钱了。杜月笙为期5个月的学童生涯就此结束了。

发迹后的杜月笙一直遗憾自己没多读几天书，常对自己门下提起这段往事。他后来还创办了正始中学，自任董事长，国民党的高官陈群任校长。学校聘请中外名师，专门招收那些成绩优良没钱读书的穷孩子，他的三个儿子也都曾在这里就读。

不过，在他的童年，穷人家的孩子上不起学也算不得什么大事，只要有口饭吃，有母亲在身边，他也就基本满足了。

然而上天注定要让他面对更大的失去，他必须再一次尝受生离死别。

1895年的一天，继母出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杜月笙哭泣着痴痴等了几日后终于确信，这个家，从此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在最初的惊慌失措和悲伤之后，杜月笙终于认识到不是坐在地上哭泣就能等来救援的，他不得不擦干泪痕，不得不学会坚强。

无依无靠的杜月笙很快就发现最大的考验还不是失去亲人，而是失去亲人后怎样活下去。

他先是到对门的堂兄家蹭口饭，堂兄杜金龙在上海的马路上摆摊，做些纸烟生意。所谓纸烟店并不卖纸张或烟草，而是摆在马路旁兑换钱币的小摊子。上海五方杂处，币值繁多，有银子、有铜钱、有纸钞、有鹰洋，市民买日常用品，就得找纸烟摊兑换零钱，于是这种小生意应运而生，店主整天守着摊子，赚的是蝇头小利。

堂哥常年不在家，堂嫂那里也常是缺米少油，一天两天还好，几天下来，